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华文化元素 节庆

ZHONGHUA WENHUA YUANSU JIEQING

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

萧放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华文化元素

ZHONGHUA WENHUA YUANSU

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

节 庆

JIEQING

萧 放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节庆 / 萧放著. — 长春 : 长春出版社, 2016.12

(中华文化元素丛书 / 冯天瑜, 姚伟钧主编)

ISBN 978-7-5445-4684-3

I. ①节… II. ①萧… III. ①节日—风俗习惯—中国

IV. ① 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2220 号

节 庆

著 者: 萧 放

责任编辑: 李春芳

封面设计: 王国擎

出 版: 长 春 出 版 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http://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吉广控股有限公司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厂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1067999

总序

由别具慧眼的长春出版社策划的本丛书，以蕴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诸事象为描述对象，试图昭显中华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

“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合为二字词“元素”，原为化学术语，本义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相同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如非金属元素氧（O）、金属元素铁（Fe），是组成具体自然物——氧化铁（ Fe_2O_3 ）的基本质素。

作为化学术语的汉字词“元素”，由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家宇田川榕庵（1798—1845）在所著《植学启原》（1834）和所译《舍密开宗》（1837）



中创制，是对荷兰语 grondstof 的意译。清末来华的美国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格物入门》（1868）中创汉字词“原质”，意译同一西洋术语（英文为 element）。清末民初，汉字词“元素”自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取代“原质”。1915年，中国科学社董事会会长任鸿隽（1886—1961）在《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化学元素命名说》，为中国较早使用“元素”一词的案例。^①

在现代语用实践中，“元素”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这些基元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文化元素”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决定文化性质的构成要素。

本丛书论涉的“中华文化元素”，约指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融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诸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经验理性导引下的理论与技术、儒释道三教共弘的非排他性信仰系统、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及其汉字文化，等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文化的

^① 任鸿隽，曹桂田：《现代化学术语元素之厘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期。

纷繁具象之中，并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

二

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和“可居可游可赏”追求，民间民俗文化涵泳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使用“中国红”（体现生命张力）、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感，等等。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中华元素的一个案例。

世界各种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①

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

① 张学勤：《汉字拼音理论：心理字对汉字本质的新式解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源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指以中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他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①此论阐发了汉字这一中华元素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做出回应，傅斯年（1896—1950）在1933年著《夷夏东西说》，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

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②

这是中国学者对东亚文化圈的要素即“中华元素”做出的提取。

承袭内藤说，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嶋定生

①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卷十，东京：筑摩书局，1997年。

②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册，1933年。

(1919—1988)在二战后所著《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中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周边诸国（日本、朝鲜）为册封对象的“册封体制”，从而提出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圈”模型。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概括汉字文化圈的诸要素（或称“中华元素”）：

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中，汉字文化是中国创造的文字，但汉字不只使用于中国，也传到与其语言有别又还不知使用文字的邻近诸民族……而其他三项，即儒教、律令制、佛教，也都以汉字作为媒介，在这个世界里扩大起来。^①

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一书中论述“汉文化圈”的特点：

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②

①[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参见刘俊文主编，高明士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88页。

②[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陈彦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这里着重表述“中华元素”之一种——汉字的功能，汉字深刻影响东亚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汉字文化圈成为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

三

“中华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突显四大发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元素的现代展现；中华元素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如英国元素、印度元素、日本元素、印第安元素）相比较中得以昭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文化元素并非游离于文化事象之外的神秘存在，它们从来都与民族、民俗、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丽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诸方面的具体文化事象和文化符号之中。中华元

素之于文化事象，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文化事象（如江南园林、八大菜系、春节中秋等节庆、书画篆刻、昆曲京剧、武当少林功夫）的生动展现中提取中华元素的魂魄，昭显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如深蕴和谐精义的太极八卦图，代表四方、四季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中央的麒麟）包蕴的精义，是本丛书的使命。

本丛书由阐发体现中华元素的若干文化事象（如园林、饮食、节庆、书画、宫殿、戏曲、服饰、汉字、武术、钱币、宗族、书院、姓名、茶等）的系列作品组成。

中华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国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遗产创新的自觉性。

抉发中华元素还有一层意义：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丛书的选题及其撰写沿着“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避免一味虚玄论道，也不停留于文



化现象的就事论事，而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现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冯天瑜

2016年10月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前 言

时间如风，来去无踪；星移斗转，天道无穷。时间的神秘流动，曾使古代民众对宇宙造化有着神奇的感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四时的轮转将无限的时间纳入了有限的循环。于是，时间也就有了可触的质感。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眼中的春夏秋冬不仅是自然时序代换的标志，而且是生命机体变化的符记，人们从保护与发展自身出发，对自然时序的变化感受极为明显，由此形成了种种周期性的保障通过的岁时仪式。中国民众将抽象的不可逆的时间，转换为具体的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以有声有色的节庆礼仪作为时间段落的界标。本书通过岁时的流转寻绎中国民众对时间的体验，四时八节不仅仅是喜庆的代称，同时它也是民众信仰、愿望、情感的聚焦与时间生活的指南。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与人文传统，催生了中国民众特有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的表述方式就是“岁时”。岁时是一种套合概念，它是年度周期的岁年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配合，即古人所说“四时成岁”的意思。岁时是古代中国人对时间的感受，以及对时间进行切分操作的人文符记。它是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出来的时间系统。汉魏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世俗生活时间日益受到关注，人们在传统的岁时祭礼的时序基础上逐渐扩充、更新、形成岁时节庆体系。

这种以自然岁时为时间主干的节日体系与西方社会以宗教时间观念为基础的节日体系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节日服务于农业社会的时间节奏，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农业节律，影响着中国人的节日分布，其中春秋二季是传统节日的重点时段。以欧洲为主的西方社会的节日虽然在起源阶段同样与自然时序关系密切，但由于宗教影响的深刻与教会势力的强大，宗教时间观念很早就替代了人们的自然时间观念，宗教时间体系全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教堂的钟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时间的标志，欧美的节日体系属于宗教节日体系。我们看到中国的节日体系中虽然有信仰的因素，但遵循的是自然时间进程，所谓阴阳二气变动下的四季轮换。欧美的节日体系虽然在

形成初期有自然的依据，但在浓厚的宗教观念之下，它完全被纳入宗教时间范围，宗教性节日是主导社会的传统节日。

传统中国岁时节日在年度时间中的分布错落有致，它依循民众的农业社会生产与生活节律。对于这种时间节律背后的动因，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因此在节日体系形成初期，阴阳观念是形成节日的重要依据。重要节日都分布在一、三、五、七、九月中，而且是月日重合，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等。阴阳调和是中国人固有的吉祥标志，对于两个阳数相重的时日，人们保持警惕与戒心。人们认为阳盛日是时间流程中的危险日、恶日、灾难日。由此我们看到这些节日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死亡、分离或者灾难的传说，这类节日传说事实上是古代时日禁忌的文学讲述。随着人们生存能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在时间观念上逐渐脱离阴阳观念的制约，岁时节日也逐渐脱离死亡灾难等危险情绪，而形成庆祝欢愉的节俗主题。六朝以后，元旦迎新，上巳春嬉，端午竞渡，七夕牛郎织女相会，重阳赏菊荐寿等，还增加了中秋为八月节。中秋节一开始就以吉祥节日出现，它是传统节日主题发生重大调整的标志。

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遵循传统岁时



的时间框架下，衍生了许多世俗节日。《东京梦华录》中记录北宋都城东京的民俗节日：正月，元旦、立春、元宵；二月，中和节、八日祠山圣诞、花朝节；三月，上巳、清明节、东岳圣帝诞辰；四月，皇太后圣节（初八）、皇帝圣节（初九）；五月，端午节；六月，崔府君诞辰（六月六日）；七月，七夕、七月十五；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十月一、十月十五；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八、祀灶、除夜，共有二十多个节日。我们再看看八百年后晚清帝都的节日，《燕京岁时记》记载：正月，元旦、祭财神、破五、人日、顺星、打春、灯节、筵九、打鬼、填仓；二月，初一祭太阳、二日龙抬头、春分、清明；三月，东岳诞辰、潭柘寺庙会；四月，佛诞日、妙峰山庙会；五月，端阳、都城隍庙会、南顶庙会；六月，六月六日、祭关帝、中顶庙会；七月，七月七日、中元；八月，中秋；九月，九月九；十月，寒衣节；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八、祭灶、除夕，共有三十多个节日。比较宋代与清代这两大都城岁时节日，我们看到后代较前代添加了不少小的节日段落，但节日主干依然没有变化。从岁时节日对日常时间切分的角度看，宋代都市时间基本上与农业地区传统岁时一致，晚清都市时间已经明显突出城市生活节奏，如北京庙会频繁。节日时间的重点也有所变化，宋代重视元旦、清明、冬至，各放

假七日；清代重视元旦、端午、中秋，称为三大节。在传统社会，节日是重要的时间坐标，百姓不仅在节日中充分表达自己的信仰与情感，同时人们对日常生活、生产的安排也以节日为时间点。如人们常说岁末年初、清明前后、仲夏端午、节届中秋等，年度时间的记忆中，普通百姓通常不会记住事件发生在几月几号，他们会记得是在端午节前或重阳前后等，节日是普通人重要的时间坐标与生活事件的提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日地位更为重要，它的节期选择是根据民族生产生活节奏与历史文化传统确定的。少数民族节日往往是地方社会或族群信仰、社交、娱乐与贸易的重要表达时机，节会庆典成为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标志。

近代以来，传统节日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传统节日一度几乎被主流社会全部废弃；所幸 21 世纪以来，在民族醒觉意识之下，借助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在政府主导下，传统节日得到复兴与重建。清明、端午、中秋获得与春节一样的公共假日。传统节日的回归不仅是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为世界传承文化遗产。我们传统节日的精神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和谐，强调有差异的多样性的和谐，所谓“和而不同”。这样的理念如果伴随着中国传统节日进入世界人民的心中，对世界人民来



说，将是一笔宝贵的人类文化财富。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胸襟，汲纳世界先进文化，同样也有责任向世界奉献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

事实上，我们接受了很多外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中华文化在吸收异域文化中得以不断的丰富与完善。比较而言，我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相对较少，以前只讲“四大发明”的世界贡献，而在精神文化与社会文化方面对欧美的影响说得不够。我们今天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与影响，将包括传统节日文化在内的优秀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增进他们对中国人行为方式与内在情感、价值观的理解与认知，从而减少相互的隔膜与猜忌。事实上，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当地文化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之后是有被其接受的可能，而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流动地适应、变化与变异成新的形式的过程。如春节在巴黎、纽约、温哥华等欧美城市成为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节，参加者不仅有华人华侨，而且当地政府也出面组织相关活动，市长致辞，并参加游行活动。春节成为当地观光旅游项目。春节等传统节日让世界人民能够分享我们中国人的快乐，能够认识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重要，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温厚与崇高。

当然，文化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涵，它是民族立身之本，从传统立场看，人们轻易不许你触及